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五

加

列傳五十六

韓觀

山雲

蕭授

吳亮

衛青

王瑜

巫凱

傑方政

史昭

劉李昭

韓觀字彥賓虹人高陽忠壯侯成之子也初以舍人帶刀宿衛忠謹為太祖所知尋以父功授桂林右衛指揮僉事洪武十九年柳州融縣蠻叛觀與叅政耿文彬合兵討平之累遷廣西都指揮使二十二年富川蠻殺知縣攻剽數城觀遣兵討之禽斬二百餘人設靈亭千戶所迨十五年平賓州上林蠻二十七年

全州灌陽諸徭叛會湖廣兵進討禽斬千四百餘人
明年督兵捕宜山諸縣蠻禽二千八百餘人斬偽王
韋召及萬戶以下傳首京師亡何拜征南左副將軍
從都督楊文問罪龍州比至伏罪乃移兵征奉議諸
蠻屢戰破之觀復進勒都康向武高勞上林諸蠻破
其更吾蓮花大藤峽諸寨斬其酋黃世鐵并其黨萬
八千三百六十餘人又分兵討思恩都亮蠻平之觀
生長兵間綜練武略然為人驚悍誅罰無所假貸下
令如山人莫敢犯初群蠻所在蜂起剽郡縣殺守吏
遺民苦之觀治軍嚴將士畏誅爭勦死疾關觀得賊

必處以極刑間黜一二歸告諸蠻諸蠻皆膽落希出
為寇由是境內得安二十九年召還擢都督同知明
年古州蠻叛官軍討之不克復拜觀征南副將軍從
楊文往討悉平之遂移兵擊五開又與顧成討定水
西諸堡還理左府事建文元年奉命練兵德州嘗將
兵禦燕師無功成祖即位以觀太祖舊臣委任如故
命往江西練軍城守兼節制廣東福建湖廣三都司
時廬陵民有嘯聚山澤間者帝不欲發兵遣行人許
子謨齎勅招諭且命觀臨撫之觀至衆皆復業帝賜
璽書曰人君代天司牧體好生之意以惠養元元使

各得其所而已數年以來兵革不休重以急征暴役
於是民有不得已逃死山谷者有司輒請加兵朕甚
閔之故遣行人往諭慮民未信又俾卿以大臣鎮撫
之民間卿以朕命至皆歡然來歸不煩寸兵惟卿斯
行於國於民咸有所利今以牢醴絲帛賜卿卿其祇
受亡何命佩征南將軍印鎮廣西節制兩廣官軍復
賜璽書曰廣西蠻民易叛難服殺之愈多而愈不治
高皇帝灼見其情故綏之以德不得已而後用兵今
朕嗣位謹遵成憲命卿往鎮務綏懷之毋專殺戮以
稱朕柔遠至意凡至鎮羣蠻皆叛帝遣員外郎李崇

輔齋勅招之觀。大陳兵示將發者而遣官與宗輔偕往。於是桂林諸蠻民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千五百餘戶未附。而慶遠柳尋諸蠻方熾。殺掠吏民。乃上章請討。永樂元年。觀與都指揮葛森等合擊破理定諸縣。山賊斬首千一百八十餘級。禽其首黃仲文等五十餘人。並斬以徇。得所掠男女悉遣還家。輸其器甲於官。而撫輯其逃散者。明年遣都指揮朱禪諭降宜山忻城諸山寨。復業者千餘家。於是荔波瑤民震恐。自上書言願為編戶。帝以屬觀。觀撫之八十餘洞。皆附籍為良民。明年柳州桂林諸蠻作亂。已聽撫

後叛遣朱輝以偏師破之斬首四百五十有奇蠻懼
會帝復遣郎中徐子良至遠來降復業者二百餘家
歸所掠人畜器械於官已而還江蠻復叛仍命觀撫
定之四年大發兵討安南詔觀規畫方畧轉粟二十
萬石餉軍已復命發廣西兵三萬會太平遂從大軍
發憑祥抵坡壘關以所部營關下運糧修道伐木治
橋梁出兵遊徼安南平奉命措置交趾緣途諸堡而
柳濤諸蠻乘觀出復叛詔觀率竣立移兵還討五年
觀兵抵柳州賊望風遁匿觀請俟秋涼深入且請濟
師帝使使發湖廣東貴州三都司兵又敕新城侯

張輔以南征軍賜封剗遣將將三萬人由他道進期
必滅賊十月諸軍皆集觀令都指揮朱廣古攻以湖
廣兵攻慶遠宜山忻城河池諸縣而自以貴州西廣
兵由柳州攻馮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皆
破之會兵象州復分勅武宣東鄉桂林貴平永福諸
縣斬首萬餘級獲其黨黃南等萬三千餘人悉歸所
掠男婦還其家羣蠻復定捷聞帝嘉勞之九年拜征
彝副將軍仍佩故印總兵鎮交趾明年督輸廣東糧
萬石餉征南軍英國公輔再出師平交趾觀皆主饋
運不廢戎行以故功不著而粵人習其威名蠻中稱

韓却督皆惴惴云十二年卒無子

山雲徐人父青從太祖起兵以功授燕山左衛百戶
已從靖難師推都督僉事雲姿貌魁梧多智略初襲
官金吾左衛指揮使數從成祖出塞先登却敵時幼
軍二十五所隸府軍前衛掌衛者不任事更命雲同
李玉等五人撫輯之仁宗立擢行在都督僉事宣德
元年改北京行都督府出鎮山海關命與都御史王
彰自山海抵居庸巡視關隘訪軍民利病以聞帝征
樂安召雲還協守京師明年柳慶諸蠻韋朝烈等糾
合溪洞徭獍掠心桂諸縣鎮遠侯顧興祖頗有討賊

功坐貪淫速繫。暨宗命公侯大臣舉代者，僉舉雲梯亦自知之。遂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雲梯。出兵討朝烈溪洞，挫獲悉力迎戰，一鼓破之。賊退保山巔，山勢峻險，草木蒙密，賊挂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營山下，夜半束火，牛羊角縱之。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度其木石，且盡。乃率衆鼓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三年，夏，忻城蠻譚團等作亂，指揮張珮不能禦，雲親督軍追之。至永淳，斬首三百，悉收所掠，其冬進兵忻城，薄圍巢破，禽之，斬首千五百餘級，奪歸所掠男女。

四年春進討柳濬諸蠻斬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
上其秋碓容蠻出掠雲遣指揮王綸往討破之而良
民亦有蒙害者雲上綸功並勅之帝宥綸而心重雲
五年遣指揮魯義討平樂蠻斬首四百餘級七年討
桂平蠻譚公專等平之明年遣指揮張珩討宜山蠻
斬其酋又明年復遣彭英魯義進討思恩蠻斬五千
餘級先是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之來助者至是
雲又言慶遠鬱林諸蠻非大創不服請濟師於是發
廣東千五百人益雲雲分兵疏捕濬柳思恩餘寇禽
斬甚衆復遣指揮田真率兵攻大藤峽破之雲在鎮

先後大戰十餘所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餘級降賊首
三百七十有奇還男婦二千五百八十擒虎豹三百
四十獻於朝築堡九城四鋪舍五百餘區陶磚鑿石
增高益厚徭種屏跡居民安堵論功進都督同知璽
書褒勞雲等墜馬傷股帝為遣醫馳視以病上章請
代優詔不許雲謀勇驚發而端潔如寒士公賞罰嚴
號令與士卒同甘苦臨機應變戰無不捷廣西故事
鎮帥初至土官相率饋獻帥輒受之既乃為所持卒
以敗雲始至聞府中有隸鄭牢者剛直敢言召問之
曰土官饋獻亦可受乎牢曰深衣被體一污不可前

將軍新潔衣也寧可污耶雲曰人言土官饋獻我不
狹納彼乃我疑疑且生患奈何牢曰為官贖貨法當
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於是盡却
饋獻嚴馭之土官皆服凡調發無敢後期者雲所駐
節處咨諏里老撫慰善良原註誤察誣在人故久而愛
之英宗即位進右都督上言潯州與大藤峽諸山相
錯徭寇出沒占耕旁近田而左右兩江土官地少不
足耕其糧兵素勇為賊所畏若量撥田州諸府土兵
分界耕守斷賊出沒不過數年賊必坐困報可自後
東面有急輒用鎮兵自雲始也正統三年卒贈懷遠

伯謚襄毅長子後當襲以讓其弟泉世府軍前衛指揮使廣西人思雲不置立祠肖觀祀之初韓觀鎮廣西專殺慶遠諸生來送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悉斬之而雲早恕泰佐有罪輒上請不妄殺人久亦不敢犯人謂觀英武埒雲其仁弗如也鄭宰嘗違事觀觀好辭後殺人牢輒留之待醒更以白觀牢名為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

蕭授筆客人洪武中襲父官為府軍右衛千戶從燕師積功四遷至都指揮同知永樂十六年擢右軍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守湖廣貴州宣德元年刺惹洞

首謀古賞叛攻甯陽掠後溪投集兵將發懼而乞降
悉還所掠出財賞死者家乃罷兵尋遣指揮祝貴與
土官撫奧峒首苗銀總為所殺命都指揮張名率兵
討之破其巢誅首惡者貴州宣慰所轄乖西巴香諸
峒寨山箐深險諸蠻錯居連歲攻剽他部殺傷官軍
掠財發塚而昆阻此請寨亦估險不輸賦二年授道
都指揮蘇保會宣慰宋斌攻昆阻此寨連戰破之窮
進入山谷中斬其首卓祀同以下數百人於是乖西
諸蠻皆震懾望風歸命未幾水西蠻阿閉妨宜作亂
糾衆至八千人殺結旁寨首以討致阿閉妨宜誅之

而西堡蠻阿骨蓋與寨底豐寧清平平越普安谷把
諸蠻各相聚為寇四川筠連諸蠻亦應之授奉詔且
撫且捕久之西堡諸蠻皆聽命獨豐寧谷把負險自
如授遣都指揮李政進兵乃皆降承制赦谷把首而
以豐寧首尤稔惡械送京師誅之七年諭降安隆首
岑俊已發兵討辰州蠻禽其首八十餘人斬馘無算
移兵擊江華苗討富川山賊先後破禽之先是貴州
治古答意二長官司蠻數出掠銅仁平頭窺橋煽誘
諸蠻授作二十四堡環其地分兵戍之賊不得逞久
之其首吳不爾等現知官軍少復出掠清浪殺官吏

授道都指揮張名擊破之不爾走箐子坪結生苗掠湖廣五峇勢復張授乃發黔楚蜀三方兵分道捕討八年進軍箐子坪破新即諸寨禽其首二百餘人誅不爾等斬首五百九十餘級名賊畧盡餘黨悉平九年都勻蠻韋翁同誘蔡即等五十三寨為亂又引廣西賊韋萬入掠授道指揮陳原邀擊獲萬良於是翁同及合江十二寨皆降而蔡即等四十寨不下復遣指揮顧勇以第討平之英宗即位以授功多進都督同知佩征蠻副將軍印鎮守如故以都督僉事吳亮副之正統元年彝定蠻阿邊阿哈等叛稱王儻布妖

書四出攻掠授遷額勇等擣其巢禽阿哈等而廣西
蒙顧蠻蒙再萬糾十六洞及湖廣逃民楊保行等蜂
起為寇授親督湖廣廣西兵圍之蹙之一戰禽保行
再戰斬再萬餘黨竄入綏寧藍谿山谷中分兵疏捕
禽斬數千餘賊多餒死捷聞進石都督上章言靖州
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常儲種數萬石
備軍與比年儲少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
得賊乞於清浪靖州二衛各增儲五萬石緩急可藉
也報可己而貴州計砂賊苗金蟲苗總牌諸酋糾洪
江生苗作亂偽立統千侯統萬侯四年授督兵抵計

砂分道都指揮鄭通攻三羊洞馬暉攻黃栢山大破
之吳亮窮追至蒲頭洪江斬總牌等生苗皆詣軍門
降千戶尹勝誘致金蟲斬以徇其地悉平授為人沉
毅多計算持軍嚴整馭裨校皆盡其材自鎮遠侯顧
成之沒也群蠻所在屯結官軍討之皆無功授在鎮
二十餘年威信大行寇起不淹時輒破滅諸規畫部
署多本於成久益明練自後鎮帥莫及也論功進在
都督召至京以老致仕尋起視事右府十年卒贈臨
武伯諡靖襄

吳亮東安人永樂初為旗手衛指揮僉事屢從征有

初宣德中署湖廣都指揮僉事尋以右副總兵同左副總兵王瑜總督漕運鎮守淮安英宗初討江西新淦賊有功累進都督僉事副首授鎮湖廣貴州破哥定蠻進都督同知平討砂苗進右都督會麓川賊思任發招徠太帥方政戰歿廷議召亮遠京命為副總兵將兵五萬往討之亮受勅以行比至雲南賊勢益熾亮與總兵官沐昂等軍金齒不進恭將張榮敗又不救詔逮亮等下獄尋宥亮左遷亮都督僉事仍佩征南副將軍印鎮湖廣貴州其冬發兵討四川都掌蠻平之七年泗城利州土司相攻亮發兵撫解之尋

召選視事右府卒亮恣貌魁梧性寬簡用兵不喜殺
修所至蠻人懷附喜文學至老手不廢書有儒將風
衛青字明德松江華亭人洪武中起軍伍為荊州衛
百戶從燕兵轉戰積功至濟南衛指揮使久之進都
指揮僉事莊中都留守司事改山東備倭永樂十八
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也
燒香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前知成敗事又云發石
函得寶書神劍能役使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闖往
萊陽近縣愚民爭歸之徒衆至數千人遂作亂據益
都之卸石棚寨勦捍高鳳攻之敗沒其黨董彥昇竄

鴻等分攻莒州張墨安丘張紅白旗四出剽官軍不能制朝廷遣安遠侯柳升為總兵官都指揮僉事劉忠副之率兵討賊既至圍其寨寨高無水絕其汲道賊夜出劫營官軍亂多殺傷劉忠戰死賽兒遂宵遁此明升始覺追之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丘者益急知縣張撫丞馬橋集民兵死守賊不能下乃合莒州即墨之衆萬餘人并力攻賊青方屯海上聞之率千騎晝夜馳奄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復大敗之城中之亦鼓謀而出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悉斬之時城中已困甚旦

久不能支使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退而升始至青
迎謁升怒其不待已也猝而出之是日鰲山衛指揮
僉事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衆於諸城於是賊
遂平而賽兒卒不獲成祖為賜書勞青別降勅功貴
升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受命討賊不即就道臨賊境
又不設備都指揮忠血戰幾破賊升忌其成功不為
應援致忠陣歿賊得逃去指揮青聞寇披猖晝夜兼
行一鼓滅賊保全危城升後三日乃至不加獎勞反
見推辱失賊媚功不忠莫甚焉請治其罪於是下升
於獄而推青為遼東都指揮使王真為都指揮同知

張璠馮禱為左右叅議賞賚有差青還備倭海上尋
坐事繫獄宣宗念其功釋之時京師營建繁役及防
海衛卒青以為言得分番更代英宗立進都督僉事
尋卒長子順襲指揮使次子穎封宣城伯自有傳青
有孝行善撫士卒居海上十餘年海濱人思之久而
不衰請於朝立祠祀之

羊瑜字廷器山陽人以總旗選隸趙王府護衛永樂
末成祖數以疾不視朝中外處分悉付皇太子皇太
后嘗裁抑宦寺中官黃儼江保等懼而謀立趙王諧
隲太子於帝希得進見儼等因言帝屬意趙王外人

頗有信之者而趙府護衛指揮孟賢潛與儼等相結
通語言會帝疾甚曆官王射成言天象早晚有變帝
位當歸趙王賢等謀益急將令中人進毒於帝俟帝
崩即收內府符璽兵仗以兵劫諸將相大臣發遺詔
廢太子立趙王且令其黨高正預作遺詔付中人至
期而出之布置已定高正者瑜舅也密以告瑜瑜大
驚曰奈何作此族滅計耶垂涕以諫正不聽且懼謀
泄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帝疑有詐召瑜詰問數四
瑜具以所聞對帝乃震怒急捕賢等盡得其邪謀及
所作偽詔立斬射成正賢等皆下獄伏誅而授瑜為

遷海衛千戶仁憲即位瑜月擢錦衣衛指揮同知賜
朱鈔織金衣并戒同官勿慢瑜瑜有功於國事必白
瑜乃行瑜持大體不為苛細廷中稱其賢宣德八年
進都指揮僉事充左副總兵代陳瑄鎮淮安董漕運
累進左軍都督僉事淮安故瑜產也人以為榮瑜在
淮數年守瑄成法不變有善政一富民親在與弟訟
財產瑜曰訟弟不友無親不孝杖而斥之民有負金
不能償至翁婿弟相訟者瑜曰奈何以財致傷恩
即代償勸其敦睦時法令嚴有二卒盜敗舟一板以
官物坐死瑜曰兩卒之命抵敗舟一板耶竟得末減

歲凶發官廩以賑作義塚禁民焚屍然在任嘗以贖
貨為英宗切責令自陳又以漕卒恣橫及縱家人販
鹽屢被言官論劾云正統四年以議事入京病卒賜
祭葬

巫凱句容人由廬州衛百戶積功至都指揮同知永
樂六年從平交趾還簡蒞遼東都司事十二年從征
沙漠次之進都指揮使宣宗立以都督僉事佩前將
軍印克總兵官代朱榮鎮守遼東時有令中國人自
塞外逃還者悉送京師候親屬赴領凱言若此恐阻
遠人慕歸之心遂更令有馬及少壯者送京師餘聽

自便宣德四年秋掠西山凱遣兵擊敗之盡得所掠者帝釋勅發魏時宣宗好勤遠略遣官造舟松花江將昭懷迤東諸部地紀遠轉輸供億軍民大困會有寇警凱力請罷其役得報可而軍之逃入海西諸衛者已五百餘人有詔即令諸衛酋長追還其逃入山寨者多被留不遣凱請發兵追捕宣宗難其事不許而造舟之役復與命中官阮堯民都指揮劉清等董之兼補海青諸異物堯民等因與女直市多為不法殺傷其人女直怒會宣宗大漸召堯民等還女直集部落沿途邀擊騎卒死者九百人鞠重蓋為所掠堯

民等匿不奏凱疏聞於朝始下之吏以英宗登極恩進都督同知上言邊情八事請厚卹死事者家每歲冬衣布棉如洪武中例全給軍士益官吏折俸鈔軍中口糧及馬芻粟不給悉請如舊例優給之又請召商賈邊俱免施行兵部尚書王驥惡凱擬其不法十五事奏之英宗知凱賢但令自陳并諭廷臣自今文武官有罪務廣詢僚屬得實始奏誣者罪不貸由是凱在邊得行其志凱性剛毅饒智畧馭衆嚴而有恩在遼東三十餘年威惠五行邊務修飭前後守遼者皆莫之及正統屢年卒於官時又冀傑者東安人由

行伍從成祖起，積功為左軍都督。僉事仁宗即位，命鎮關平。宣宗初進左軍都督。漢王高煦反，宣宗將親征。列侯中有陰持兩端者，言漢王機變，不測用兵。若神傑揚言於衆曰：吾知其為人，詐而無謀，悍而無勇。天威臨之，即日就縛。何神之有！衆皆曰：善。後卒如其言。久之卒，官贈清源伯。謚忠壯。妻王自經以殉。贈。其人與傑同時立功。至大將者有馬榮、曹隆、張欽、程寬、朱崇、馬聚、高成、張蘊、榮、徐州人。由永清衛所鎮撫。從燕兵轉戰，積功至都督。僉事從征本雅失里，領左翼進右都督。永樂八年卒，追封景城伯。謚壯武。隆、穎。

上人起卒伍從燕王征乃見不花授燕山護衛百戶
以靖難功累官都督同知永樂九年卒追封安陽伯
諡忠毅欽惟寧人以騎士從燕王起兵累功為都督
僉事永樂十五年卒追封新泰伯諡剛勇寬亦額上
人由蔚州百戶降燕積功至都指揮同知克神機將
軍從平交趾進都督僉事崇定遠人襲父職為燕山
右衛指揮使從王靖難歷都督同知永樂二十年與
寬相繼卒追封寬保昌伯諡忠威崇平陰伯諡武襄
聚武定人以燕山中護衛總旗從王轉戰渡江累官
左都督聚體貌龐而膽力過人卒追封邵陽伯諡壯

勇成遼東人以驍卒從燕靖難積功至右都督守義
涼州塞外人求樂初歸附屢從征漠北有功積官至
都督僉事宣德四年與聚成先後卒成追封營山伯
諡武毅守義西和伯諡信順康天長入起行間從靖
難及北征累官都督僉事宣德七年卒追封榆次伯
諡忠敏

方政全椒人襲濟陽衛千戶以靖難功屢遷都指揮
僉事永樂四年充鷹揚將軍從張輔平交趾還與都
指揮朱廣移師廣西會都督韓觀討平柳尋諸蠻寇
斬獲萬計七年後從張輔征交趾賊簡定敗其黨阮

世每於賊子關進兵蹙鄧景異海州大敗之擒其將
范必粟景異遁九年秋復以步隊從輔收賊阮帥等
擒偽金吾將軍四人進都指揮使十年春窮追景異
至叱蒲幹冊射中景異脇禽之并獲其黨鄧銘等進
都督同知十六年嘉興州賊車綿之車三等叛政大
破走之明年夏與都指揮師祐收賊梁黎利於可藍
冊禽其禁衛將軍阮簡立等利走匿老撾其冬斬賊
鄭公証於同利仁宗即位命政克恭將與榮昌伯陳
智協同鎮守先是李彬為帥討平羣寇交趾漸以無
事彬卒智繼之藉儒無將略由是反者四起而鎮守

中官山壽一意撫賊專軍進止政又為智所忌議事
多不協以故賊益得志官軍不能制宣德元年春與
智討黎利於茶籠州敗績詔以成山侯王通代智政
亦坐削職克為事官時政守又安賊攻之急都指揮
王演擊却之帝厚賞演持原政罪其秋與安平伯李
安都指揮于瓚謝鳳等連兵討黎利復敗績政還守
又安利乘勝攻城晝夜不息政力戰敗之己而王通
擅與賊和引兵還政亦論兀繫獄符其家踰年帝以
政罪薄釋為都督僉事尋以副總兵備禦開平獨石
上言邊備便宜四事皆報許七年春政以西猫兒峪

當賊衝未有城遣千戶楊洪領騎士屯田駐守以聞
帝善之因諭兵部曰制敵莫善屯守朕委政邊事不
從中制也已政奏內官蕭愚擅作威福帝怒切責愚
明年以總兵官鎮守松潘會番寇叛政諭以禍福多
聽命惟任昌已諸黑虎諸寨梗化政進擊其西北大
塞破之副將蔣貴等以次討平諸塞政招撫潰散遁
亡者皆復業進都督同知復奏便宜四事從之十年
移鎮大同中官郭敬憾政不附已誣政專擅大學士
楊士奇等言政著勞先朝為人勤廉公正養撫軍士
敬素貪縱此必誣政於是降勅責敬令協和共事其

秋劾奏副總兵曹儉罪儉坐奪職正統元年上言征
調軍士應度口糧行糧者不當減其月糧軍餘墾地
已許免稅不當復徵又言屯田歉收請量蠲免詔並
允行尋進右都督三年將兵助沐晟討麓川賊思任
發師次金盞賊始江立柵拒守政等造舟濟江奮擊
敗之偕諸將追奔先後斬三千餘級明年正月進破
思任發舊大寨追至空泥賊驅象衝陣政力戰不支
一軍皆沒晟聞退師永昌政蕪勇敢善戰號為良
將既宥死錄用益感奮竟以身死敵後賊平廷議嘉
其死事贈威遠伯謚忠毅子瑛以功封南和伯自有

傳

史昭合肥人永樂初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八年克總
兵官鎮涼州土軍老的罕先與番官千戶虎保作亂
虎保敗老的罕就撫居二年昭策其必叛上書言狀詔
與甘肅守將協圖之未至而老的罕果叛與都指揮
滿都等擊平之移鎮西寧仁宗立進都督僉事上言
西寧民俗鄙悍請設學校如中土報可宣德初昭以
衛軍守禦不暇屯種其家屬願力田者七百七十餘
人請俾之耕藝收其賦以足軍食從之由先衛都指
揮使散即思邀利西域往來使臣為梗五年夏昭率

師會中官王安王瑾討之長驅至曲先散即思望風
遁擊敗其黨蒼蒼不花等禽之殺傷無算獲男女三
百四十人馬駝牛羊三十餘萬威震塞外捷聞宣宗
大喜璽書慰勞賞賚如等七年春以征西將軍鎮守
寧夏孛的打里麻犯邊昭遣兵擊之至潤台察罕俘
獲甚衆進都督同知正統初巡徼塞外部將熊震遇
寇與戰敗之昭以寧夏孤懸河外自河以東抵綏德
延袤二千里曠遠難守乃請於花馬池築甯馬營增
設烽堠直接合剌兀速之境邊備大固尋進右都督
時阿台朶兒只伯數盜邊詔昭與甘肅守將蔣貴趙

安連兵搜勦昭忌貴等有功昭貴賊已往亦集乃貴
遂不前昭追賊且近又逗留並無功而還被詔切責
昭都督僉事三年秋復右都督八年以老召還卒昭
右寧夏十二年老成持重兵政修舉亦會寇勢方衰
邊境得以無事兵部尚書王驥寧夏叅將王榮嘗舉
其過劾議以昭守邊久習知兵事不易也與昭並時
為邊將著稱者有劉昭李達昭全椒人永樂五年以
都指揮同知往柔甘烏思藏建置驛站還至靈藏遇
番賊邀劫昭率所部與戰敗之進都指揮使鎮守河
州遷都督僉事宣德二年劉陳懷討平松潘寇加都

督同知尋移鎮西寧明年復鎮河州七年詔兼轄西寧時中官使西域者為罕東酋劉兒加所邀殺奪璽書金幣以去命昭副甘肅總兵官劉廣討之昭等遣指揮祁賢先以輕騎覘賊賢渡畢力朮江抵晉祿招諭之劉兒加曰本與安隙欲復讐不意犯天使故道逃至此請還所掠書幣貢馬贖罪昭等以聞帝以窮寇既服不足深治遂納其貢達永樂初以都指揮使鎮兆州七年帥師征西寧申藏諸族破之生繫其魁久之進都督僉事正統中致仕昭守邊二十年達四十年並為番漢所畏服西陲賴之

論曰蠻獠之性戎服不常利則剽攻困則走匿亦其
天性然也韓觀山雲蕭授吳亮皆以果毅之材久鎮
南服夔刈亮頑厥功偉矣然觀也絕世雲等不侯好
生惡殺將無天道其然乎衛青王瑜定亂發姦建整
固不易矣方政効死行陳凱昭綏靖邊陲干城爪牙
殆其選與

明史卷二百六

列傳五十七

耿通

周新

鄒緝

陳諤

弋謙

戴綸
林長懋

羅汝敬

陳祚
周文褒
郭循

耿通齊東人。洪武中領鄉薦授襄陽教授。永樂初擢刑科給事中。歷左右給事。性剛鯁。敢言。嘗劾奏左都御史陳瑛及監察御史袁綱、單珩等朋比為蒙蔽。構誦無辜。綱珩已下獄。瑛為長官不宜獨宥。又言驍騎諸衛倉壞。工部侍郎陳壽不預修治。致運糧至者無所受。多損耗。病民。又言工部尚書宋禮不恤不輸班。

匠役滿不即遣歸多至失所瑛等輒被錮責廷中憚其風采久之擢大理寺右丞帝北巡太子監國漢王謀奪嫡陰結帝左右為讒間駕還宮僚多得罪者數以事譴怒太子所行事率多更置於是通從容諫帝太子事無大過謨可無更也數數言之帝懷怒未有以發十年秋有言通受請託故出人罪者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鞠之午門曰必殺通無赦群臣如寺常通罪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為東宮關說壞祖宗成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真之極刑廷臣不敢爭也既又言寺丞馮麟與通同罪宜坐之帝曰麟

無知其物問通竟論姦黨磔死天下莫不憐之

劉新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祖常獨呼新遂為
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
評事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
懼目為冷面寒鐵長安中至以其名怖小兒小兒群
戲於道或駭之曰冷面寒鐵公來輒恐皆奔匿永樂
元年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許變府州縣府衛
官相見宜均敵禮自是武人斂戢次年巡按北京時
令吏民罪徒流者免斷決發耕種北京閒田然監禁
詳擬牲獲待報罪人多瘐死新奏請悉從北京行部

或巡按詳乞就道以免淹滯帝諭都察院曰新言是也從之且命畿內罪人應決者許收贖帝知新自即位連二年命為巡按所奏請無不允者還朝即擢為雲南按察使久之改浙江浙江有寃民繫獄久聞命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之官入境群蚋迎馬頭聚而前行跡其後得死人於榛中身繫小印一新不言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之盡獲諸盜抵法蓋所殺者布賈也一日視篆忽旋風吹樹葉墜案前視其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不知何由至也新意僧殺人發樹見婦人屍鞠之果然磔僧

於市商入妻與人私商驟歸其人驚匿商告其妻曰
今日歸迫暮獨行恐遇劫藏金某祠石下其人逸去
夜取之旦日商往探無有訴於新新治得實商妻與
所私皆論死浙多山虎傷路人新為文兼貴城隍神
虎自出搖尾就屠遠近傳以為神新行部微服至縣
忤縣官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收繫獄詢於囚得縣
官貪汙狀縣官迂廉使久不待新告獄吏曰我乃是
也縣官大驚謝罪竟劾之去錢塘知縣葉宗行有廉
聲新微服為執役者入其署蕭然無長物惟家寄筭
澤魚腊一束繫於厨間袖少許還次日召令飲烹腊

饗之以旌其廉宗行死為文以祭入而災之哀由是
屬更多激發改行有為名臣者永樂十年新奏浙西
水潦田苗盡沒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惟迫民輸稅
帝以問夏原吉原吉曰居任常奏民多隱熟冒荒阡
言恐未盡然帝曰水潦為災人所共見按察使寧敢
妄奏恚民即有欺謾可以一二廢千百乎命覆視蠲
其稅被災甚者賑之民力以寬嘉興賊倪弘三作亂
流劫旁郡黨衆數千人官軍討之策收新立賞格躬
督兵搜捕遇其奔軼賊趨北河新簡壯士躡之桃源
繫弘三等以獻數郡皆安新貧約甚僚友餽以鷲炙

懸於室他亦受道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嘗是時
周燾使若聞表下錦衣千戶往浙緝事招搖擄吏賄
新欽治之遁去新齋文冊入京過諸球州捕禁之州
獄千戶脫走文致新罪誣奏帝怒命馳騎速之旗校
皆錦衣私人在道旁掠無完膚既至伏陛前抗聲曰
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
何罪臣臣死且不憾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
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
新何處人對曰南海帝歎曰嶺外乃有此奸人枉殺
之矣後帝嘗見一人緋衣立日中叱問汝誰耶曰臣

周新也臣已為神當為陛下治奸貪吏言已不見新
嗜學能文好善嫉惡所至必有惠政妻有節操新未
遇時縫紉自給新貴同官妻內燕邀新妻至則荆布
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貧甚
廣東巡撫楊信民語人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
少及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姻給之妻死浙人
仕廣東者皆會葬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星子教諭建
文時入為國子助教成祖即位權翰林侍講立東宮
兼左中允屢署國子監事緝有學行善訓迪士類咸

服預修永樂大典太祖實錄秩滿進左庶子兼侍講永
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緝上疏曰陛下紹承統
緒建立兩京所以立萬世丕基也顧自肇建北京以
來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群臣不
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需求無藝冗官濫員動至
千百使坐相蠶食耗費國儲竭生民之膏髓猶不足
供工作之用財匱用絀莫知所圖民窮無告猶不之
恤夫民所賴以生者衣食也今以百萬之衆終歲供
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又不能躬
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

益深所取無極至伐桑棗以供薪剥桑皮以為楮而
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吏橫征暴斂日甚一日
人民無聊愁歎滿室且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
料派動千百斤民無可得則相率斂鈔購之他所每
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至進納又多以不中却
遂往獲展持當須二萬貫鈔方得進收而所用不足
以供一粧之用其後既遣官採之產所而府縣買辦
猶不為止蓋緣工匠計料時惟務多派以牟利而不
顧民之艱苦至此也夫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民
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之

勢也自營建以來用事者不思民為國本謀所以安輯之乃使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偶得一措足之地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能無怨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憂不及間有廉猛之吏不事干媚者遂即肆其讒毀朝廷不察遽加罪遣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畧

無顧俾利不竭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由
外上下誅求如此欲無怨得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
西郡縣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為食老幼
流移顛踣道路費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乃聚集
僧道萬餘人日耗粟米百餘石此乃奪民食以養無
用者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賞往外蕃
貢馮奴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
耗費中國糜敝於民亦莫甚於此也異錢出外國自
昔有禁今乃獨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馮臣雖
多類皆蒿下賁民牧養騷擾殊多及臣死傷輒令賠

補萬戶貧困後至鬻賣妻子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
也人民也耗為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漢北降人賜
以居室藏其供帳意欲招致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
據窺覘豈真遠慕王化甘心去鄉土乎宜於來朝之
後遣歸本國不必留之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於宮
觀禱祀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漢武帝嘗極意求之
而卒無驗取譏後世亦宜去而絕之也古人有言淫
祀無福况事無益以害有益盡財妄費者乎凡此數
事皆足下失民心上天意怨讎之興實由於此夫
舉天殿者所以朝群臣發號令古之所謂明堂也而

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者躬責己深察所以致災
之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以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
能以曰上天之譴怒也前者常有監生生員以單丁
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道戍者此實有虧治體難以垂
訓將來乞為原宥近者大赦之時法司執滯常條所
當赦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滌洗使之自新凡此皆
天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為國
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者也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
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以為去留未有
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已極

不宜重勞其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
數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為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後有
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也書奏不省帝素剛愎惡
直諫時三殿初成方以定都詔告天下忽罹火災帝
頗警懼下詔求言及言者指斥時政缺失帝固已不
懌而大臣復多希旨詆言者帝於是發怒謂言事者
誇訕譏侮下詔嚴禁之犯者不敢與緝並時建言者
侍讀李時勉竟下獄御史何忠羅通鄭維桓徐瑛給
事中柯暹俱左官交趾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
楊復得無罪緝博極群書居官動慎勵清操家貧如

寒士明年卒於官于循宣德中為翰林待詔詣時父
母帝諭吏却曰曩皇祖征沙漠留朕居守北京緝桓
在左右所陳說皆正道實良臣也其子之維桓慈谿
人由進士推御史出為交趾南清知州卒暹池州建
德人由鄉舉授戶科給事中出知交趾驩州累官浙
江雲南按察使忠通自有傳

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
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
鐘帝令餞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
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

不死救出還職尋率同列奏事獲忤旨罰修象考同
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諤貧不能倩役乃躬自操作通
駕至閔治屋者雜諤前匍伏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
官得擊愈力十一年奉使雲南還命署通政司事逾
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十四年署鴻臚又改署
工部所至能其官十六年擢順天府尹政尚嚴鷲亡
何竟為執政者所忌出為湖廣按察使閱三載改小
西坐事落職仁宗即位遇赦當還故官帝以諤前在
湖廣頗拮据楚王細故乃曰諤小人也宜玷方面
誦海鹽知縣遷荆王長史為王府所厭若宣德三年

遷鎮江府同知致仕歸卒諤剛介敢言屢瀕於死然性詼諷當被瘞時嘆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吐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弋謙代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事忤旨收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仁宗在東宮素知謙骨鯁敢言及嗣位召為大理少卿謙至即直陳時政頗見採納既復言五事詞甚激帝乃不憚尚書呂震吳中待郎吳廷用大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都御史劉觀復令諸御史合疏論謙帝召大學士楊士

奇等言謙論事太過士奇對曰謙不諂大體然心感陛下超權恩故圖報効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優容之不然進言者懼矣是時帝雖不罪謙然謙每朝恭帝見之詞色頗厲士奇因獨奏事從容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奉詔而言言不當遂觸怒數日間外廷悚惕以言為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而謙之名愈彰矣帝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朕自今當置謙還免謙朝恭令專坐司視事由是言事者益少帝復召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因其言多矯激過實耳

今朝臣果月餘無言爾可語諸臣為白朕心士奇曰
臣空言不足信必得璽書親諭乃見聖德遂令士奇
就榻前書勅引過諭百官言事者無以謙為戒仍令
謙朝奏如故已而中官採木四川貪橫虐民廷臣有
言者帝召謙諭曰爾清鯁之臣其為朕往治之乃擢
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採木之役而還宣德初
交趾右布政戚繼以貪淫黜命謙往代聽展墓乃行
戒山侯王通棄交趾歸謙亦下獄論死正統初得釋
罷為民土木之變謙布衣走闕下疏薦道及甯繼阮
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時石亨等握兵柄衆議以通

副字謙力言當專任通事遂復廷臣以謙負重若奏
留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通等語侵於謙
謙奏乞錄通等命弋謙代臣總軍務帝不許罷歸未
幾卒

戴倫高密人永樂中自昌邑到尊擢禮科給事中侍
皇太孫說書二十二年改左中允旋進右諭德仁宗
即位東宮建遷洗馬仍侍講讀始成祖命太孫習武
事太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宮臣陳山張瑛等皆阿
諛順旨惟倫與林長懋以為太孫春秋方富荒學問
而事遊畋非盛德事時時進諫倫又具奏為成祖言

之他日太孫侍成祖問宮臣相得者誰也以綸對因
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長懋者莆田人以鄉薦
歷青州教授永樂十八年擢翰林編修侍皇太孫說
書仁宗初進中允侍東宮講讀為人剛嚴紮進直言
與綸相得宣宗即位加恩宮僚山瑛等皆願擢綸亦
拜兵部右侍郎頃之復以諫獵忤旨令出叅贊交趾
軍務而長懋自南京來後至亦出為鬱林知州無何
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獄宣宗臨鞠之綸抗辨觸
帝怒立筮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卿希文
皆被繫而長懋淹詔獄十年至英宗立乃得釋復其

宦遷守鬱林有惠政都指揮陳鑑貪暴杖殺兩百戶
州民皆被害長德墓之置鑑重辟其卒也州入支廟
祀之

羅汝敬名簡以字行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
士就學文淵閣成祖召使誦書不稱旨即日遣戍江
南數日而獲之自此刻厲為學推修撰滿九載進侍
講仁宗時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下獄與李時勉同
改御史直聲震朝廷宣宗初上書大學士楊士奇曰
昔太祖高皇帝不階尺土奄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安
宗社再造寰區二聖功德如此其威然猶翼翼兢兢

無敢豫忽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海內之
民若喪考妣揆厥所由儉士小夫挾恠迂之術售金
石之方以悞聖躬而速之疾也去冬簡以愚慙應詔
上書言涉不敬罪當萬死蒙先皇帝憐其孤直寬雷
霆之誅俾居言路撫躬循省無可稱塞伏見今年六
月車駕幸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瞻望咨嗟以
為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禮展孝思也既而道路喧
傳乃謂禮畢即較獵講武且云先驅未成列路車不
待駕而天闕六龍已載道矣又云扈從惟也先土干
與其徒數百人風馳雷掣倏去忽來馳逐先後其聞

執言心悻，燔落伏蕙，苗穉，符固有國之常經。然以謁
稜，出恟與絳，將較獵於山谷，閱竊謂垂堂之戒，銜繁
水，慎不可求。深慮也。執事四朝舊臣，三聖元輔，於此
不審，則孰得而言之者？惟持如采納，以弘靖獻之思。
堯禩道之義，尋權立都右侍郎，往安南撫諭。黎利復
海，往封禪嵩，利言嵩已死，張遴設女樂，汝敬叱曰：爾
豈苑邪？宴樂耶？碎其尊，爨樂器。會天火，兩雷震，利居
塗，利懼，遣使馳謝於朝。汝敬還督兩浙漕運，理陝西
屯田。多所建置，坐受餽，下獄，尋免死，克為事官。仍督
陝西屯田。英宗立，遇赦，汝敬誤引詔書，復職。後逮繫。

以在陝西措置有勞宥死戍邊尋遷其官准故任西
邊有警督餉遇敵紅于城中流矢墜馬得免以疾告
歸卒

陳祚字永錫吳太永樂九年進士釋褐即擢河南布
政司叅議十五年與布政使周文榮王文振合疏言
建都北京非便忤旨遂謫均州太和山佃戶躬耕力
作處名晏然仁宗立詔選用諸遷謫者祚在選中會
帝崩不果用宣宗命憲臣即均州詳試祚策第一
試憲部授第卅遷權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吏多被
彈擊禁訛和買國入德之還以白塔河湮塞疏請開

濬轉漕果便尋出按江西時宣宗好宴樂頗留意狗
蕩聲色祚疏勸勤聖學其畧曰帝王之學先於明
理明理在於讀書非兼知講習則於理未明欲行事
又悉合於道難矣陛下雖備有聖德而經筵之典未
甚興舉講學之功未有程度於聖賢指微之蘊古今
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晰臣謂為學尤貴乎知要
冀德秀夫學術義以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啟教太
早卷此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
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
開養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

見疎遠天下生民受福無窮矣宣宗雅以博習自負
見疏去怒曰望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
不誅學士陳循在旁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皇上無
養不讀也帝意稍解猶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陽
刑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英宗立乃復官再按湖
廣具節愬劾逢正責治淫亂殘酷祚與巡撫侍郎吳
政勳奏之帝怒械兩人至京論死既而言悉驗乃赦
出獄改官南京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閩中習其威
稜相戒不敢犯神祠不載祀典者悉撤去之以其村
治學宮修官舍久之以疾告歸卒祚天資嚴冷雖子

弟罕接其言笑獨重里人邢量旦挾冊質疑往往至
暮量終歲不一至祚所祚不怪也量隱於卜者終身
不娶敝屋數椽或竟日不舉火客至清坐而已其學
自經史諸子及技家言無所不通文襲永嘉人永樂
十年進士即拜河南左布政使居官勤厲軍民利病
輒陳奏興革云

郭循字循初廬陵人由進士為刑部主事有才譽宣
宗在位好遊觀拓西內治皇城離宮別館頗見修飾
循上疏言土木不當興勞民妨國語極切直命以禮
讓遂大內親詰問之循抗對無所屈帝益怒射傷其

顧血流被面仍下錦衣獄正統初赦復職尋進郎中
以尚書魏源薦擢廣東叅政有勦寇功景泰初卒
論曰自古骨鯁之臣鮮不以撻麟獲罪匪獨耿通諸
人然也然賢如仁宣二宗猶或難於虛受之美則所
謂止輦納諫亦豈易易也哉